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
第二十七回 假公濟私司員設計 因禍得福寒士捐官

卻說賈大少爺正在自己動手掀王師爺的鋪蓋，被王師爺回來從門縫裡瞧見了，頓時氣憤填膺，怒不可遏。但是他的為人一向是忠信慣的，要發作一時又發作不出。他是杭州人，別處朋友又說不來，每日沒有事的時候，一定要到仁錢會館裡走走，同兩個同鄉親戚談談講講，吃兩頓飯，借此消悶。這天也正從會館回寓，一見東家如此待他，曉得此處不能存身，便獨自一人踱出了門，在街上轉了幾個圈子。意思想把行李搬到會館裡住，一來怕失脫館地，二來又怕同鄉恥笑。倘若仍舊縮轉來，想起東家的氣焰，實在令人難堪，而且叫他與管家同房，尤其逼人太甚：想來想去，一籌莫展。正在為難的時候，不提防背後有人拿手輕輕的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。王師爺陡吃一驚，回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他同鄉同宗王博高。這王博高乃是戶部額外主事，沒有家眷在京，因此住在會館之中，王師爺是天天同他見面的。王博高這天傍晚無事，偶到驛馬市大街一條胡同裡看朋友，不提防遇著王師爺，低頭著，一個人在街上亂碰，等到拍了他一下，又見他這般吃驚的樣子，便也疑心起來。

王博高是個心直口快的，劈口便問：「你有什麼心事，一個人在街上亂碰？」王師爺見他問到這句，不禁兩只眼直勾勾的朝他望了半天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王博高性子素來躁急，見了這樣心上更為詫異，便道：「你這樣子不要是中邪罷？快跟我到會館裡去，請個醫生替你看看。」王師爺也一聲不響。於是王博高雇了一輛站街口的轎車，扶他上車，自己跨沿，一拉拉到仁錢會館，扶他下車，走到自己房間，開門進去。王師爺一見了床，倒頭便睡。王博高去問他，只見他呼嚕呼嚕的哭個不了。王博高頂住問為什麼哭，死也不肯說。再問，他只怪自己的命運不好。王博高道：「你再不說，你快請罷，我這床上不准你困了！」如此一逼，王師爺才一五一□的說了出來，還再三叮囑王博高，叫他不要做聲，怕同鄉聽見笑話。

王博高不等他說完，早已氣得三尸神暴躁，七竅內生煙，連說：「這還了得！他有多大的一個官，竟其拿朋友不當朋友，與奴才一樣看待！這還了得！眼睛裡也太沒有人了！我頭一個不答應！明天倒要約齊了同鄉，叫了他來，同他評評理！」王師爺一見王博高動氣，馬上伏在床上哀求道：「你快別嚷了！總是我嘴快的不好。我告訴了你，你就嚷了出來，無非我的館地更辭的快些，眼望著要流落在京裡。你又不是寬裕的，誰借盤川給我回杭州呢？」王博高道：「這種館地你還要戀著，怕得罪東家，無怪乎被東家看不起！如今這事情既然被我們曉得了，我一定要打一個抱不平。你怕失館，我們大家湊出錢來送你回杭州。」

王博高一面說，一面叫自己的管家去到賈大人寓處替王老爺把鋪蓋行李搬了出來，一面又把這話統通告訴了在會館住的幾個同鄉。大家都抱不平。一霎時王博高的管家取了行李鋪蓋回家。王博高問管家：「瞧見賈大人沒有？」管家回道：「小的走到賈大人門上，把話告訴了他門口。他的門口上去回了。賈大人把小的叫了上去，朝著小的說：『這是姓王的自己辭我的，並不是我辭他的。我辭他，我得送他盤川，打發他回去；他辭我，一定另有高就，我也同他客氣了。』」王博高道：「你說甚麼呢？」管家道：「小的同他辯甚麼，拿著鋪蓋行李回來就是了。」王博高聽了愈加生氣，說：「他太瞧不起我們杭州人了！明天上衙門，倒要把這話告訴告訴徐老夫子，叫個人去問問他，看他在京裡還站得住站不住！」

列位看官：你道王博高說的徐老夫子是誰？就是上文所說綽號琉璃蛋那位徐大軍機。他正是杭州人，現為戶部尚書。王博高齊巧是他部裡的司官。王博高中進士時，卻又是他的副總裁，所以稱他為徐老夫子。但是這位徐大人膽子最小，從不肯多管閑事，連著他老太爺的事情他還要推三阻四，不要說是同鄉了。然而杭州人總靠他為泰山北斗，有了事不能不告訴他，其實他除掉要錢之外，其餘之事是一概不肯管的。

這一夜把王博高氣的直截未曾合眼，問了王師爺一夜的話，打了幾條主意。到了次日，照例上衙門。齊巧這日尚書徐大人沒有到部。王博高從衙門裡下來，便一直坐車到徐大軍機宅內，告訴門上人說：「有要緊事情面回大人。」徐大軍機無奈，只得把他請了進去。問及所以，王博高便把同鄉王某人受他東家賈潤孫糟蹋的話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賈潤孫把王某人鋪蓋搬到門房裡去，明明拿他當奴才看待，直截拿我們杭州人不當人，瞧我們杭州人不起；所以門生氣他不過，昨天就叫王某人搬到會館裡住。今兒特地來請老師的示，總得想個法兒懲治懲治姓賈的才好。」

徐大軍機聽了，半天不言語，拿手拈著鬍子，又歇了半天才說道：「說起來呢，同鄉的人也多得很，一個個都要我照應，我也照應不來。大凡一個人出來處館，凡百事情總得忍耐些，做東家的也有做東家的難處。為著一點點事情就鬧脾氣辭館不幹，等到歇了下來，只怕再要找這麼一個館地亦很不容易呢。」王博高道：「這回倒不是他自己辭的館，是門生氣不過，叫他搬出來住的。」徐大軍機道：「老弟，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『是非只為多開口，禍亂都因硬出頭。』你難道連這兩句俗話還不曉得嗎？現在世界最忌的是硬出頭。不要說是你，就像愚兄如今當了軍機大臣，什麼事情能夠逃得過我的手？然而我但凡可以不必問信的事，生來決不操心。如今為了王某人的事情，你要硬出頭替他管這個閑帳，現在王某人的館地已經不成功了。京城地面，沒有事情的人豈可以長住的嗎？倘或王某人因此流落下來，我們何苦喪這陰鷲呢。」王博高道：「姓王的一面，門生早已同他說過，由同鄉湊幾文送他回杭州去。」徐大軍機不等說完，連連搖頭道：「同鄉人在京城的很多，倘若要幫忙，我這兒兩俸銀不夠幫同鄉忙的。我頭一個不來管這閑帳。就是你老弟，每月印結的好，也不過幾□兩銀子，還沒有到那『博施濟眾』的時候，我也勸你不必出這種冤錢。至於姓賈的雖然也不是什麼有道理的人，但是我們犯不著為了別人的事同他過不去。老弟，你以我言為何如？」

王博高聽了，又添了一肚皮的氣，心裡想：「他不肯出力，這事豈不弄僵？現在坍在姓賈的手裡，心上總不甘願！」默默的盤算了一回。幸虧曉得徐老夫子有個脾氣，除掉銀錢二字，其餘都不在他心上。賈潤孫同華中堂如何往來，如何孝敬，都已打聽明白。他所孝敬徐老夫子的數目，實實不及華中堂□分之二，至於黑大叔一面更不能比。現在除非把這事和盤托出，再添上些枝葉，或者可以激怒於他，稍助一臂之力。主意打定，便道：「不瞞老師說，姓賈的非但瞧不起杭州人，而且連老師都不在他眼裡。」一句話戳醒了徐大軍機，忙問：「他怎樣瞧我不起？但是背後的話誰不被人罵兩句，也不能作他的准。」王博高道：「空口無憑的話，門生也不敢朝著老師來說。但是賈潤孫這個人實在可惡！他的眼睛裡除掉黑總管、華中堂之外，並沒有第三個人。他自以為靠著這兩個人就保他馬上可以放缺，再用不著別人的了。」徐大軍機道：「論起來，放缺不放缺，原應得我們軍機上作主。如今我們的買賣已經一大半被裡頭太監們搶了去。這也不必說他了，他離著上頭近，說話比我們說得響，所以我們也只好讓他三分。至於華中堂，他雖是中堂，但是我進軍機的時候，不曉得他還在那裡做副都統；就是論起科分來，他也不能越過我去。怎麼倒拿我看得不如他呢？」

王博高道：「正是為此，所以門生氣不過，要來告訴老師一聲。」說著，便把賈大少爺如何走劉厚守門路，一回回買古董拜在華中堂門下，所有的錢都是前門外一錢莊的掌櫃，名字叫黃胖姑替他過付的。賈潤孫的錢不夠，又托黃胖姑替他借了□來萬，聽說就是送黑總管、華中堂兩個人的，大約一邊總有好幾萬。徐大軍機道：「你這話聽誰講的？可是真的？」王博高道：「怎麼不真！門生的意思也同老師一樣，黑總管那裡倒也不必說他了，但是華中堂同老師兩下裡同是一樣的軍機，他偏兩樣看待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

徐大軍機一聽此言，楞了半天不響。心上盤算了一回，越想越氣，霎時間面色都發了青了。王博高見他生氣，便又說道：「姓賈的劣跡聽說不少，他在河工上並沒有當什麼差使，就得了送部引見的保舉，明明是河督照應他的。而且在工上很嫌了些錢。來京引見，大老婆、小老婆，帶的人可不少。就是到京之後，鬧相公，逛窯子，嫖師姑，還同人家吃醋，打相公堂子，實在是個不安分的人。倘若這樣人得了實缺，做了監司大員，那一省的吏治真正不可問了？」徐大軍機道：「別的我不管他，倒是他究竟孝敬華中堂多少錢，老弟，你務必替我打聽一個實數。他送華中堂多少，能少我一個，叫他試試看！」說完送客，王博高自回會館不題。

這裡徐大軍機氣了一夜未曾合眼。次日一早到了軍機處，會見了華中堂，氣吁吁的不說別話，兜頭便問道：「恭喜你收了一位財主門生了！」華中堂聽了詫異，不知所對，一定要請教老前輩說的是那個。徐大軍機又微微的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河南臬司賈筱芝的兒子，不是他才拜在你的門下嗎？」華中堂氣憤憤的道：「我們收兩個門生算得甚麼！我說穿了，我們幾個人誰不靠著門生孝敬過日子。各人有本事，誰能管得誰！」徐大軍機道：「我不是禁住你不收門生，但是賈筱芝的兒子漂亮雖然漂亮，然而過於滑溜，這種人我就不取！」華中堂道：「天底下那裡有真好人！老前輩，你我也不過擔待他們些就是了。」徐大軍機道：「我見了不好的人，我心上就要生氣。我不如你有擔待。你做中堂的是『宰相肚裡好撐船』，我生來就是這個脾氣不好？」華中堂道：「既然老前輩不喜他，等他來的時候關照他，以後不要叫他上徐大人的門就是了。甚麼財主門生不財主門生！門生不財主，豈不要老師一齊唱了『西北風』嗎？……」華中堂還要再說，別位軍機大人恐怕他倆鬧起來，叫上頭曉得了不好看，好容易總算極力勸住。徐大軍機還說：「你們傳個信給姓賈的，叫他候著，再歇一個月，實缺包他到手。」華中堂聽了又生氣，說道：「放缺不放缺，恩出自上，誰亦作不了誰的主！」正鬧著，上頭傳出話來召見軍機，幾個人一齊進去，方才把話打住。

但是王博高自己拍胸脯，在王師爺面前做了這門一回好漢，雖然把徐老夫子說惱了，已同華中堂反過臉，然而賈大少爺那裡一點沒有叫他覺著，心上總不滿意。想來想去，總得再去攬掇徐老夫子，或者叫了姓賈的來當面圪他個台；否則亦總得叫他破費兩個，大家沾光兩個，這事方好過去。想了一回，主意打定。第二天又去拜見徐大軍機。只見徐大軍機氣色還不好看，曉得是昨夜餘怒未消。寒暄了兩句，王博高又趁空提到賈大少爺的話。徐大軍機道：「為了這個人，我昨兒幾乎同華老二打起來。」王博高愕然。徐大軍機道：「可恨華老二倚老賣老，不曉得果真得了姓賈的多少錢，竟其一力幫他，連個面子都不顧了！」

王博高一聽，曉得有機會可乘，便趁勢說道：「回老師的話：他孝敬華中堂的錢比大概的都多，所以難怪華中堂。倒是姓賈的這小子，自從走上了黑總管、華中堂兩條路，竟其拿別人不放在眼裡；非但不把老師放在眼裡，而且背後還有糟蹋老師的話。都是他自己朋友出來說的，現有活口可以對證。」徐大軍機聽說賈大少爺背後有糟蹋他的話，雖然平時不動心慣了的，至此也不能不動心，便問：「他背後糟蹋我什麼？」王博高道：「他雖罵得出，門生卻說不出。」徐大軍機道：「這小子他還罵我嗎？」王博高道：「真正豈有此理！門生聽著也氣得一天沒有吃飯！」徐大軍機道：「他罵我甚麼？你說！」王博高又楞了半天。徐大軍機又催了兩遍，王博高才說道：「說說也氣人！他背後說老師是個『金漆飯桶』。」徐大軍機聽了不懂，便問：「甚麼叫『飯桶』？」王博高道：「一個人只會吃飯，不會做別的，就叫做『飯桶』。『金漆飯桶』，大約說徒有其表，面子上好看，其實內骨子一無所有。」

徐大軍機至此方動了真氣，說道：「怎麼他說我沒用！我倒要做點手面給他瞧，看我到底是飯桶不是飯桶！真正豈有此理！」說著，那氣色更覺不對了，兩只手氣得冰冷，兩撇鼠須一根根都蹶了起來，坐在椅子上不聲不響。王博高曉得他年高的人，恐怕他氣的痰涌上來，厥了過去，忙解勸道：「老師也犯不著同這小子嘔氣。他算得什麼！老師為國柱石，氣壞了倒不是玩的。將來給他個厲害，叫他服個罪就是了。」徐大軍機便問：「怎麼給他個利害？說的好容易！光叫他服個罪，我這口氣就平了嗎！」

此時王博高已想好一條主意，走近徐大軍機身前，附耳說了一遍。徐大軍機平時雖然裝痴做聾，此時忽然聰明了許多。王博高說一句，他應一句。等到王博高說完，他統通記得，一句沒有遺漏，便笑嘻嘻的道：「准其照老弟說的話去辦。折稿還是就在我這裡起，還是老弟帶回去起？依我的意思，會館裡人多，帶回去恐怕不便，還是在我這裡隱瞞些。」王博高因為要在老師跟前獻殷勤，忙說：「老師吩咐的極是，門生就在老師這裡把底子打好了再出去。」徐大軍機忙叫人把他帶到自己的一間小書房裡，等他把折稿擬定，彼此又斟酌了一番，王博高方才辭別徐大軍機，攏了稿底出來，也不回會館，竟往前門大柵欄黃胖姑錢莊而來。

到門不及投帖，下了車就一直奔了進去。店裡伙計見他來的奇怪，就有幾個人出來招呼，問他貴姓，找那一個。王博高說：「我姓王，找你們黃掌櫃的。」伙計們便讓他在客位坐了，進去告訴了黃胖姑。黃胖姑走到門帘縫裡一張，是個不認得的人，便叫伙計出去探問車夫，才曉得他是戶部王老爺，剛打軍機徐大人那裡來的。黃胖姑便知道他來歷不小，肚裡尋思：「或者有什麼買賣上門，也未可知。」連忙親自出來相陪。一揖之後，歸坐奉茶。彼此寒暄了兩句，王博高先問道：「有個賈潤孫賈觀察，閣下可是一向同他相好的？」黃胖姑是何等樣人，一聽這話，便知話內有因，就不肯說真話，慢慢的回答道：「認誰認得，也是一個朋友介紹的，一向並沒有甚麼深交；就是小號裡他也不常來。」王博高道：「他可托過寶號裡經手過事情沒有？」黃胖姑不好說沒有，只得答道：「經手的事情也有，但是不多，也是朋友轉托的。」王博高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是了。」說完，便問胖姑：「有空屋子沒有？我們談句天。」胖姑道：「有有有。」便把他拉到頂後頭一間屋裡去坐。

這間屋本來是間密室，原預備談秘密事的。兩人坐定，王博高就從袖筒裡把折稿拿了出來，說：「有一件東西，是從敝老師徐大軍機那裡得來的。小弟自從到京以來，也很仰慕大名，無緣相見；所以特地從敝老師那裡抽了出來，到寶號裡來送個信。敝老師的為人諸公是知道的：凡事但求過得去，決計不為己甚。這折稿原是敝同門周都老爺擬好了來請教敝老師的，老兄看了自然明白。」此時黃胖姑把折稿接在手中，早已仔仔細細看了一遍。原來是位都老爺參賈潤孫的，並且帶著他自己。折子上先參：

「賈某總辦河工，浮開報銷，濫得保舉。到京之後，又復花天酒地，任意招搖；並申通市僧黃某，到處鑽營，卑鄙無恥。相應請旨將賈某革職，同黃某一並歸案訊辦，徹底根究，以儆官邪而飭史治。」各等語。另外還粘了一張單子，是送總管太監某人若干，送某中堂若干，送某軍機若干，都是黃胖姑一人經手，不過數目多少不甚相符。

黃胖姑看過之後，他是「老京城」了，這種風浪也經過非止上一次，往往有些窮都借此為由，想敲竹杠，在他眼裡實已見過不少。此番王博高前來，明明又是那副圈套。心上雖不介意，但念：「自己代賈潤孫經手本是有的，王某人又是從徐大軍機那裡來的，看來事情瞞不過他。」又念：「凡事總要大化小，小化無。羊毛出在羊身上，等姓賈的再出兩個，把這件事平平安安過去，不就結了嗎。」想罷，便說道：「此事承博翁費心，晚生感激得很！晚生經手雖有，但是什麼中堂、總管跟前，晚生也夠不上同他們拉攏，折子上說的未免言過其實。不過既承博翁關照，事情料可挽回，索性就托博翁照應到底。徐大人跟前，以及博翁跟前，還有周都老爺那裡，該應如何之處。晚生心上都有個數。晚生是個做買賣的人，全靠東家照應開這個店，那裡有什麼錢。打破鼻子說亮話，還不是等姓賈的過來盡點心。只要晚生出把力，你們老爺還有什麼不明白的。」一席話說得王博高也不覺好笑，連說：「老兄真是個爽快人，聞名不如見面。兄弟以後倒要常常過來請教。……」當時黃胖姑訂明日回音。王博高答應。黃胖姑又把折稿擇要錄了幾句下來，就把帶參自己的幾句話抹去未寫。等到寫好，王博高帶了原稿忙回去。黃胖姑等他去後，便叫人把賈大少爺找了來。先拉他到密室裡同他說知詳細，又拿折略與他閱過。賈大少爺這幾天正因各處安排停當，早晚就要放缺，心中無所事事，終日終夜嫖姑娘，鬧相公，正在發昏的時候，不堤防有此一個岔子，賽如兜頭被人打了一下悶棍一般，一時頭暈眼花，半句話回答不出。黃胖姑道：「老弟，這事情幸虧是愚兄禁得起風浪的，若是別人早已嚇毛了。」說著，便把托王博高暫時替他按住，將來三處都得盡心。等商量定了，明天給他回去等話，一齊告訴了賈大少爺。賈大少爺道：「怎麼個盡心呢？」黃胖姑道：「軍機徐大人跟前你是拜過門的，我想你可再孝敬三千，博高費了一番心，至少送他一千道乏，至於周都老爺那裡，不過托博高送他兩百銀子就結了，一共不過五千銀子，大事全消。」賈大少爺看看銀子存的不多，如今又要去掉五千兩，不免肉痛，只因功名大事，無奈只得聽從。

到了次日，王博高來討回音，先說：「敝老師徐大軍機跟前已經說明，並不計較。就是周都老爺那裡，亦是多少唯命。不過現在打聽出這件事是他自己朋友，杭州人姓王的起的。賈某人瞧不起朋友，所以姓王的串出都老爺來參他，倘若參不成，姓王的還要叩關。目下倒是安排姓王的頂要緊。姓王的空在京裡沒有事情做，終非了局；亦是敝老師的吩咐，勸賈某人拿出兩吊銀子，我們人家做中人，算他借給姓王的捐個京官，再由敝老師替他說個差使。等他有了事，便不至於同賈某人為難了。」黃胖姑只得回稱：「商量起來看。」王博高隨即告辭回去。黃胖姑又去找了賈大少爺來同他商議。賈大少爺一聽還要叫他添銀子，執定不肯。又是黃

胖姑做好做歹，勸他添一千銀子。仍舊孝敬徐大軍機三千兩，不敢少；送王博高的改為五百；送周都老爺及上下門包，一共五百；提出二千，作為幫王師爺捐官之費。一齊打了銀票，等第三天王博高來，統通交代清楚。王博高帶了賈大少爺又去見了徐大軍機一面；另外備了一席酒，替賈大少爺及王師爺解和。

又過了兩天，徐大軍機又把王博高叫了去，拿幾百銀子交代他替王師爺捐了一個起碼的京官；又給他二百現銀子，以為到衙門創衣服一切使用。下餘一千多兩，徐大軍機便同王博高說：「老弟，你費了多少心，姓賈的又送了我三千金，我也不同你客氣了。這是王某人捐官剩下來的一千多銀子，你拿了去，就算替你道乏罷。」王博高偶然打了一個抱不平，居然連底連面弄到一千幾百兩銀子，心上著實高興，心想好人是做得過。閑話少題。且說華中堂自與徐大軍機沖突之後，彼此意見甚深，便是有心要照應賈大少爺，也不好公然照應。因此，賈大少爺倒反攔了下來。一攔攔了兩個多月，連著一點放缺的消息都沒有了。幸虧他這一陣子自以為門路已經走好，裡頭有黑總管，外頭有華中堂，賽如泰山之靠，就是都老爺說他兩句閑話，他也不怕。但是膽子越弄越大，鬧相公，闖窯子，同了黑八哥一般人終日混，比前頭玩得更凶。

一玩玩了兩個月，看看前頭存在黃胖姑那裡的銀子漸漸化完，只剩得千把兩銀子，而放缺又遙遙無期。黃胖姑又來同他說：「再歇一個月，時筱仁的□萬銀子就要到期，該應怎麼，他好預先打算。」賈大少爺一聽，心上不免著急，便同黃胖姑說起放缺一事：「如今銀子都用了下去了，怎麼出了這們許多缺，一個輪不到我？請你找找劉厚守，托他裡頭替我上點勁才好。」黃胖姑道：「這兩年記名的道員足足有一千多個。你說你化錢，人家還有比你化錢多的在你頭裡；總得一個個挨下來，早晚不叫你落空就是了。」賈大少爺到此也無法想，只有在京守候。只是黃胖姑經手的那筆□萬兩頭，看看就要期滿。黃胖姑自己不見面，每天必叫伙計前來關照一次，說：「日子一天一天的近了，請請賈大人的示，預先籌劃。到期之後，賈大人選了小號，小號跟手就要選給時大人的；若是誤了期，小號裡被時大人追起來，那是關係小號幾□年的名聲，不是玩的！」賈大少爺被他天天來羅蘇，實在討厭之極，而又奈他何不得。等到滿期的頭一天，黃胖姑又把他用剩的幾百兩銀子結了一結，打了一張銀票，叫伙計送過來；跟手就把往來的折子要了回去，說要塗銷。賈大少爺聽了，這一氣非同小可！急的踱來踱去，走頭無路。幾天裡頭，河南老太爺任上，以及相好的親友那裡，都打了電報去籌款。到了這日，只有一個把兄弟寄來五百兩銀子，也無濟於事，其餘各處杳無回音。真把他急的要死，恨不得找個地方躲兩天才好。

到了第二天，便是該應還錢的那一天了。大清早上，黃胖姑就派了人來拿他看守住了。來看他的人，輪流回店吃飯。但是黃胖姑所派來的人，只在賈大少爺寓處靜候，並不多說一句話。到得天黑，賈大少爺叫套車要出門，黃胖姑派來的人怕他要溜，也就雇了一輛車跟在他的車後頭；賈大少爺到了朋友家下車進去，黃胖姑派的人也下車在門口守候；賈大少爺出來上車，他也跟著出來上車；真是一步不肯放鬆。等到晚上□一點鐘，黃胖姑又加派兩個人來，但亦是跟進跟出，並不多說一句話。賈大少爺見溜不掉，自己趕到黃胖姑鋪子裡想要同他商量，黃胖姑只是藏著不見面。店裡別的伙計見了他也是淡淡的。賈大少爺在那裡無趣，仍舊坐車回來，看守他的人也仍舊跟了回來。其時已有頭兩點鐘了。

賈大少爺回家，剛才下車跨進大門，便見黃胖姑同了前頭替他做保人的一個同鄉，一個世交，一齊進來，見面也不寒暄，只是板著面孔坐著要錢。賈大少爺無法，只好左打一恭，右請一安，求黃胖姑替他擔代，展限兩個月。黃胖姑執定不允，說：「並不是我來逼你老弟，實在我被別人逼不過。你不還我，我要還人；倘若不還，以後我京裡就站不住，還想做別的賣買嗎。」禁不住賈大少爺一再哀求，兩個保人也再三替他說法，黃胖姑連著兩個保人都一家埋怨一頓。

看看鬧到天快亮了，黃胖姑見他實在無法，便道：「兩個月太遠，小店裡耽擱不起。既然你們二位作保，我就再寬他一個月。但是現在利錢很重，至少總得再加二分，共是四分五厘利息。」賈大少爺無奈，只得應允；又立了字據，由中人畫了押，交給了黃胖姑。賈大少爺又說：「京裡無可生法，總得自己往河南去走一遭。」黃胖姑也明曉得他出京方有生路，面子上卻不答應。說：「你這一走，我的錢問誰要呢？」後來仍同兩個保人出主意，請黃胖姑派一個人，兩個保人當中一個留京，一個跟他到河南取銀子，言明後天就動身。黃胖姑方才答應，相辭回去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